

在这里，社区闲置地下室改造成了居民自治共享空间，每位居民既是服务的生产者又是服务的消费者

地瓜社区：地下结果，地上开花

□ 本报记者 赵丰

3月7日下午4:40，在孩子们到来之前，“桃子妈妈”先一步来到“地瓜社区”，准备好了上课的材料。

“桃子妈妈”是安苑北里小区一位全职妈妈，以前学的是美术专业，“地瓜社区”正式运营没多久，她就开始低价时租这里的“创享教室”，教小区的孩子们美术课，收费仅为市场价的1/4。

地下室常给人以阴暗、潮湿，甚至群租、混乱的“刻板印象”，即便是社区居民，也很少光顾，可谓小区里最不受待见的角落。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安苑北里19号楼负二层的这处地下空间却是一个例外，这里不仅变身成了“社区”——地瓜社区，而且每天都有很多的社区居民来到这里，休闲、上课甚至工作。

在“地瓜社区”的设计者周子书看来，地瓜是一个分享的概念。2003年冬天他来北京读书，在北京火车站，朋友来接站时，刚一见面就掏出一个地瓜，“啪”掰了一半分给他。这一经历也成为“地瓜社区”名称的由来。

变身

投资10余万元打造的新风系统让这里的空气更为清新，其通风管道还是地瓜团队自己建模，通过3D打印制造出来的，雾霾天楼上的PM2.5指数在300甚至500的时候，“地瓜社区”里也就在30—50之间

作为应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而建的住宅小区，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隔路相望，从西门进入小区几米，右手边第一栋楼就是“地瓜社区”所在的19号楼。

原本19号楼负二层的地下室是承包给个人，作为社区旅馆出租使用。夏夜里，地下室潮湿闷热，住户很晚都睡不着觉，也和地上的居民发生冲突。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麻晓晖说：“人员流动频繁，给社区管理也带来了问题。”

2011年8月，修订后的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：“禁止将违法建设的地下室出租，禁止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出租居住。”

2015年初，亚运村街道办事处辖区内60多处防空地下室被政府统一收回，这其中就有19号楼负二层的地下室。

麻晓晖说：“这60多处地下室仅每年的维护费用就要40多万元，从平战结合的要求，需要随时就能使用。我们不可能一锁了之，任其破败。”

收回后，亚运村街道办事处曾想过多种利用方式，比如给老年人做活动室，做蔬菜站或者储物间等，但因条件限制而放弃。

直到他们发现了周子书。

周子书是中央美院与英国圣马丁艺术与科学学院双硕士，之前曾在望京一个小区进行过地下室的改造，并以此完成了在英国圣马丁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设计《重新赋权——北京防空地下室转变》。

沟通之后，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免费将安苑北里19号楼负二层564平方米的地下室提供给周子书的地瓜团队，同时前期进行了修补、强弱电改造等。

最终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呢？

早在2014年，周子书就提出了“地瓜社区”的概念：作为社区营造项目，“地瓜社区”利用社区闲置的地下室，改造成由社区居民自治的共享空间，让居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邻里提供服务，营造平等、温暖、好玩的社区文化。

2015年圣诞节时，“地瓜社区”试运营，就引来参加活动的居民们“震惊了”。

从有“地瓜社区”标志——双手掰开地瓜的黄色图案的入口往里走，居民们很快就发现了与之前的不同。

入口处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黄色的推拉门后更是一片新的空间。走下两层台阶后，顺着黄黑色箭头的指引，“地瓜社区”呈现在众人眼前。

来参加活动的居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。

周子书说：“当时仅仅是做了一些设计和刷墙，功能区还没有划分。”

到2016年3月正式运营时，564平方米的地下室被划分成18个功能区，包括个人免费图书馆、捐助免费的邻里茶吧等免费空间，还包括共享玩具、创享教室、台灯书房等低价时租空间。

投资10余万元打造的新风系统让这里的空



气更为清新，几张中环科研环境有限公司监测合格的报告就贴在“地瓜社区”入口处，其通风管道还是地瓜团队自己建模，通过3D打印制造出来的，雾霾天楼上的PM2.5指数在300甚至500的时候，“地瓜社区”里也就在30—50之间。

在这里，从周一到周五，不同人群的活动时间形成了清晰的时间轴：白天更多的是老人；下午五点到七点是孩子们玩玩具、学习的时间；有些时候会有年轻人来健身、看电影。

投票

“地瓜社区”该服务哪些人群？麻晓晖在和周子书沟通时曾经有过分歧，但最终确定“设置哪些功能区要听居民的”，“让居民投票，这是大家决定的社区。”

“地瓜社区”的功能区划分得到了小区居民的认可，吸引了不少固定人群，很多居民一个星期能来三四次。

在周子书看来，这是地瓜团队通过脚踏实地地调研收获的结果。“让居民投票，这是大家决定的社区。”

“地瓜社区”该服务哪些人群？麻晓晖在和周子书沟通时曾经有过分歧，但最终确定“设置哪些功能区要听居民的”。

2015年夏天，在开展调研之前，周子书找到了一辆社区物业管理部门报废的三轮车。之后他找来中央美院汽车设计专业的师生们，首先进行最基本的设计，让这个三轮车作为一个工作坊，能够让社区居民参与组装。在打磨掉锈迹之后，喷涂上地瓜团队标志性的黄色，这辆可部分拆卸的三轮车就成了流动的投票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周子书结识了Q老师等小区居民。

为了更为直观，地瓜团队按照比例，制作出了带有32个格子的地下室模型，放在三轮车上。他们用了4天，每天3个小时，在小区小广场、西门等四个地点共收集到了187位社区居民的意见。

20多岁的姑娘双双说：“这个小区中老年人多，导致年轻人没有会朋友的地方。”

有居民说孩子上了学，有的时候家长没时间带，能不能有个托小所？还有居民提出开办食堂、托老所。

原本周子书以为这个小区老人居多，老年人的需求会占据主导地位，但实际调研显示年轻人的需求也有很多，在187位提出意见的居民中，20岁—40岁的居民占了75%。

利用流动投票车，吸引居民投票，周子书认为这是创造了一个平台，让小区居民在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，也能倾听到别人的声音。



当问到全职妈妈高静时，她正带着4岁的女儿在小区的小广场上玩。考虑到有孩子，她就提出希望能有个儿童活动室。

全职妈妈紫玉也有同样想法。紫玉被地瓜团队的调研人员问道：“如果地下室被改造成社区共享空间，您希望里面有什么？”紫玉想都没想，就向儿童活动室的格子里投了一票。

然而，很多小区居民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经过梳理，周子书根据居民投票中比较集中的意见进行了功能区的设计和改造。

紫玉是极少去过未改造地下室的年轻妈妈，她感觉那里很脏，很乱。但是在进入划分好功能区的地瓜社区后，前后截然不同的比照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地下室能打造得这么好！干净、明亮不说，还能有这么多功能。”

除了流动投票车，地瓜团队还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居民进行了一对一访谈。

在“地瓜社区”里，有一面墙没有刷漆，被保留了下来，上面贴上了当时访谈时和居民们的一些对话。周子书认为：“语言也是一种景观，保留居民自己生产出来的语言能增加真实感。”

邻里

“‘地瓜社区’实际上真正改造的是社区的邻里关系。”麻晓晖认为，“这种政府合作支持，社会组织运营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、主导的模式，比单由政府提供服务具有更多的优势。”

紫玉和高静原本是小区里的全职妈妈，从2015年“地瓜社区”试营业时，她们曾带着孩子参加过一次活动。

来的次数多了，慢慢地和地瓜团队相互熟悉了起来。还是高静首先说，离家这么近，以后可以来“地瓜社区”上班。

“当时没有正式发通知招聘，是居民的想法正好契合了我们当初的设想，我们也希望居民能主动参与到‘地瓜社区’的日常管理中来。”周子书说。

高静说：“当女儿知道我要到‘地瓜社区’工作了，她特别高兴，说以后就能天天去玩了。”

随后，紫玉也来到“地瓜社区”工作。现在，“地瓜社区”的日常维护管理多由小区里的三位全职妈妈负责。

来到“地瓜社区”工作半年多时间，紫玉感觉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“以前邻居们见面都不打招呼，就是上了一部电梯，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。现在不仅邻居们之间开口说话了，通过‘地瓜社区’，很多小区居民更加熟悉彼此，在这里我们多是称呼谁谁妈妈，谁谁爷



□记者 赵丰 报道
左图：小孩子在“共享玩具”功能区玩得十分开心。
右上图：地瓜社区功能区划分。
右下图：两位小朋友在一起读绘本。

爷等，比如桃子妈妈。”

张可滢是第五次来到“地瓜社区”，她今年7岁，下午放学写完作业后，就来到“地瓜社区”的个人免费图书馆。她拿出自己“藏”起来的绘本，一页一页地翻看。一旁的小姑娘虽然和她并不认识，却亲昵地靠在她身旁，听她讲解。

“我还要画个地瓜，因为我喜欢‘地瓜社区’。”“地瓜社区”是什么呢？“地瓜社区”就是一起吃地瓜的地方。”张可滢边跳边说。

一旁的创新部落功能区，两位老人一边自己交流着，一边鼓励两个小朋友互相认识。

“你问问哥哥叫什么？”

“哥哥你叫什么，我叫刘芊一，外号小汤圆。”

“我叫王宇衡。”

麻晓晖认为：“‘地瓜社区’把地下室改造得说让人震惊也好，说让人眼前一亮也好，实际上真正改造的是社区的邻里关系。”

“这种政府合作支持，社会组织运营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、主导的模式，比单由政府提供服务具有更多的优势，它能解决政府服务项目类别不足，政府人力与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，也解决了政府管理地下空间的尴尬。”麻晓晖说。

“牛人”

随着居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，安苑北里小区里的“牛人”，也就是周子书说的有特定技能与知识的人逐渐涌现，有戛纳获奖的广告人、三国杀全国冠军、出名的摄影师……

对于小区公共活动空间的减少，紫玉颇有微辞。作为老旧小区，安苑北里小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本来就很少，除了一个小广场就没有别的地方了。与其他地方一样，小区内停满了车，活动空间就好像藏在夹缝里。而现在，“地瓜社区”的创享教室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处。

“在外面租这样的地方，一般都要租一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价格也高得多。”紫玉说。

“豆豆妈妈”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，口语特别好，就在这里教孩子们英语。紫玉的儿子就跟着“豆豆妈妈”学英语，她对比了外面动辄1小时几百元的英语课程，觉得这里1小时65元的收费太划算了，而且不用专门跑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学。

Q老师是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，他也在“地瓜社区”开设了课程。

“‘地瓜社区’的设计仅仅是一个开始，设置好空间后，再通过一系列规则鼓励挖掘居民的特长，让每位社区居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想法。”周子书说。

随着居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，安苑北里小区

里的“牛人”，也就是周子书说的有特定技能与知识的人逐渐涌现，有戛纳获奖的广告人、三国杀全国冠军、出名的摄影师……

“之前这些‘牛人’只是早晨出门上班，晚上下班回家，小区居民之间没有太多联系。这么好的技能没有发挥，没有为社区提供服务，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。现在，他们开设课程，服务了社区，自己也有了一种获得感。”麻晓晖说。

在“地瓜社区”工作时间长了，紫玉觉得这里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段都有很多人过来。“3月11日，12日晚两晚上都已经居民预定，在这里开生日派对。”

紫玉也会接到电话，问“地瓜社区”是不是都是免费的？

“从早晨10点到晚上9点，560多平方米的地方，运营和维护成本还是不小的。”紫玉说。

周子书认为“地瓜社区”本身是个公益项目，但公益不等于免费，如果完全免费，居民不会珍惜，运营也无法持续。

“我们在社区里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商业运作模型，功能区一部分是免费的，一部分是时租，但收费很低，一年来‘地瓜社区’已能通过时租基本覆盖工资、水电等运营维护费用，正常运营。”周子书说，“当然这个运营只是最基本的运营，谈不上商业性的运营。”

在和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合作之初，周子书就同意了这样一个要求：如果之后有盈利，在维持运营外，剩下的要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。

“地瓜”

周子书说，在读书时候他曾看到过哲学家德勒兹的“块茎理论”，地瓜就是一个块茎系统，未来如果能把北京这么多的地下室，全部串联在一起，那它也是一个块茎系统

用周子书的“理论”来说，“地瓜社区”就是地瓜团队提供生产资料，由居民提供劳动力，实现产销一体。在他看来，“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自己的价值”的效果已经基本达到，但他认为地瓜并未长熟，还有很多需要提高和改进的地方，也需要保护。

“地瓜社区”入口处的留言板上，有许多居民提出的建议和感受，周子书把它们很好地保存在了那里。

这些留言里写到的建议，诸如增加老年人项目，增加无障碍设施等受限于地下空间本身的要求，目前还难以实现。

有居民提出小孩子多，应该进行一定的防护。现在他们对地瓜社区入口处、功能区外突出的红砖，还有所有的插线板都进行了防护。

随着“地瓜社区”知名度越来越高，来此考察的不同人群在这里产生了不同的思考。

有来参观单纯的空间设计的游客，也有来调研的学生。更多的是赶来学习借鉴社区治理模式、为居民提供更好服务的政府单位。

“现在‘地瓜社区’还只是单个生存，如果把其他地下空间连接起来，能给这个城市提供什么呢？”周子书说，在读书时候他曾看到过哲学家德勒兹的“块茎理论”，而地瓜就是一个块茎系统，未来如果能把北京这么多的地下室，全部串联在一起，那它也是一个块茎系统。

麻晓晖从解决居民服务的角度，认为应不拘泥于地下空间，可以按照“地瓜社区”的思路进行多空间的打造和利用。

但对于“地瓜社区”的推广，周子书和麻晓晖一致认为：不能简单复制，世界上没有两块一模一样的地瓜。

目前，地瓜团队已和北京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合作，打造“地瓜社区”2号。2016年圣诞节，他们用一头木制的圣诞鹿发起了社区投票调研活动。

调研结果显示了和安苑北里小区很多不一样的情况。“不能简单复制，但基本方法是一致的。”周子书认为，“地瓜社区”能够长期运转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社区居民的需要，用人类学的方法真正和居民实现了沟通。

在他看来，人类学的调研方式能更多地采访到故事和更真实具体的需求，而设计师则能创造出能让居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。

前几天，为给望京地下室改造项目新的社区设计投票方式，周子书专门到北京大学请一位生物学博士上了一堂植物种子课，“地瓜社区”3号也即将开启调研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